

眉山縣志卷十

人物志

烈士

列女

流寓

仙釋附寺



常璩華陽國志於士女庸德畸形特為甄錄與班書九等人物之善惡兼采者固取舍異也眉郡山川挺秀代生賢哲文章氣節至宋而大盛迄清乃少所表見豈英靈歇闕抑聞見囿於咫尺與搜討潛逸此其時矣至若遷客羽流殊方異教耳目濡染亦闕文化附庸大雅或有擇焉

烈士

漢

楊莽字翁君武陽人為郡功曹刺史王尊當之州移書諸郡不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烈士

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得遣迎惟健為遣莽蜀郡遣何霸巴郡遣嚴遵尊大怒霸對曰太守遣非修敬也以去京師久遲知朝廷起居耳莽前對曰使君不使奉迎謙也太守承迎敬也謙敬乃上下之節不可廢也尊皆欣納之辟莽別篤舉茂才官至揚州刺史

朱遵武陽人為郡功曹王莽篡郡人不會更始都南陽遠奉職貢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遵逆戰於六水門衆寡不敵乃絆馬埋輪必死為述所殺光武追贈復漢將軍郡縣立祠

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以清秀博雅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甚有嘉聲美稱子文方漢中太守孫準字伯邳司隸校尉趙松字君喬武陽人為童子數咨問費貽費貽在公孫述時漆身為厲及知

其避世密與周旋終不露之也述平舉茂才為上黨太守以上見華陽國志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遊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永甯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烈士

二

漢文石印社代印

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華陽國志進隱

士閭邱遷等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

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上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華陽國志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位素餐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烈士

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汝南太守梁乾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冀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

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果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為郎中賜錢百萬

張 植綱之子植子續續弟方附見綱傳 後漢書

王 元武陽人官別駕從事 華陽國志

趙 敦字建侯武陽人初為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華陽國志

杜 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倉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大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後漢書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五

漢文石印社代印

蜀漢

程 瓊武陽人雅有德望官尚書與巴郡文立友後晉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秉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華陽國志

楊 洪武陽人先主領牧為部屬從事及征漢中丞相亮表為蜀郡太守先主疾病永安召亮東行漢嘉太守黃元反後主用其計克元封關內侯後為中郎將越騎尉忠清公亮甚信任之 華陽國志

張 翼字伯恭文紀孫也以文武才幹歷征西鎮南大將軍封亭侯延熙十八年與大將軍姜維西征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狄

道經衆死洮水者數萬人雖欲進翼諫不可必進無功時維屢出隴西翼常庭爭以國小不宜贖武必為蛇畫足不聽不得已每快快從行景耀元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蜀平後死華陽國志

張 徵字建興翼子篤志好學晉時官至廣漢太守

楊 羲原本作義國志作戲三字文然武陽人輔漢將軍張裔薦為丞相亮

主簿大司馬蔣琬辟東曹掾歷二郡太守為射聲校尉性簡略未曾以甘言加人酒後言多慢詞失大將軍姜維意為維所廢延熙十八年作季漢輔臣讚在蜀書華陽國志○以上三國志亦有傳

李 宓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更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烈士

六

漢文石印社代印

行見養祖母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辯捷辭義響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饘飲湯藥必過目嘗口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謂甯為人弟宓曰願為人兄吳主及羣臣稱之大同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武帝立太子徵為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宓上疏武帝覽之曰宓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饘徒尚書郎河內溫令敷德陳教政化嚴明太傅鉅平侯羊公薨無子帝令宗子

為世子嗣之不時赴喪宓遣戶曹賫移推轂遣之中山諸王每過  
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宓至中山王過縣徵芻芟薪蒸宓引  
高祖過沛賓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  
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  
溫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近溫追賊者不敢經界隴西王司馬  
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家憚其公直宓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亮不  
曲意勢位者失荀張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  
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中和仁義儒學道化之事凡十篇安東  
將軍胡巖與皇甫士安深善之又與士安論夷齊及司馬文中杜  
起宗郟令先文廣休等議論往返言經訓詰衆人服其理趣釋河

內趙子聲譏詩賦之屬二十餘篇壽良李驥與陳承祚相長短宓  
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景為疇而不懼者必  
無彼此於人也故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  
州別駕舉秀才汶山太守少與東海王司馬元超友昵每書詩往  
返雅有新聲少子興字雋碩太傅參軍幼子盛碩甯浦太守  
楊 邠字岐之武陽人少好學志古澡厲名行州辟主簿別駕刺  
史王濬舉秀才安漢雒令以選為尚郎遷汶山太守徙授巴東轉  
廣漢永嘉末進衡陽太守遇流民叛亂攻沒長沙湘東邠輒求助  
賊衆侵盛遂破郡城獲邠欲以為主邠不許賊晝夜執守邠候其  
小怠夜急走比覺已去遠收餘衆欲投湘州刺史荀眺共圖進取

會眺降賊邠孤軍固城賊攻圍之誓死不移遂卒城中年六十九  
贈淮南內史 華陽國志

張 統武陽人仕苻秦為菱水令長安失守呂光自龜茲還涼州  
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未決統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  
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世受國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  
日熙竟不能用統言後光果殺熙拔涼州

唐 蘇 祐刺史味道之後家於眉父釗唐末隱居鄉里行義甚高祐  
自少力學穎悟過人事蹟詳於其孫序行狀中  
五代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烈士

漢文石印社代印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事蜀主為祕書郎性强毅

長於吟咏識者謂其才過羅隱 嘗有春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

兩聲鞭自禁中出一簇人從天上來為時人所稱許後主時九頭

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害與蒼生之句

宋

孫降衷州人少博學慷慨有識量孟蜀時以事至洛陽見太祖於  
潛邸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太祖平蜀召見授眉州別駕賜田  
遣歸降衷市書萬卷而還子曾元祐間因日食求言抗疏力詆朝  
政

宋垂範州人景德間進士知潭州有惠政後掛冠歸趙抃以詩贈

之云休官鎮浮俗眉壽冠同年活養八十歲苦吟三百篇

田錫宋史本傳字表聖嘉州洪雅人

考洪雅初屬眉州至淳化四年始屬嘉州故爵列舊志

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口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九

漢文石印社代印

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兩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石史不聞升陞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文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年之制度耶臣願陸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至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職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光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一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耶時趙普為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為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

必精夫靜動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冤職此之由前歲邊陲俶擾親迂革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番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

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子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

可罰而賞則有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白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該封禪以木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

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慧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

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宋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況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孟皆銘凡杖有戒蓋起

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為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以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事迹書於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

之惻然謂宰相李坑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進規獻替為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辛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孫 抃宋史本傳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為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接賢院為開封推官判三

司開折司同修起居註以右□十□□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紕繩才不可任風憲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評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為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温成皇后葬以劉沆為監護使抃奏沆為宰相不當為后圮護葬喪事時又議為

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于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為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筮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昇典

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久居侍從治如也人以為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於歲中參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祀鄉賢祠

石待問州人少以詩賦名累官至太常寺丞時丁謂畏其直錢易奇其文楊億李諤服其議論即此可概其人

石揚休宋史本傳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歷數嘗召家人謂曰天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十五

漢文石印社代印

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瀆遂為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為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為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待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温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脩玉牒官遷

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咏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為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稱之也

石康伯見蘇軾石氏畫苑記云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廕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

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

蘇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孫軾述其行狀云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為不及其父祖矣皇

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為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為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略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為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飢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

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厯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為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厯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日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

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閩人亦喜之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乘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人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於世公

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以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略以告當世之君子

蘇 渙序次子從子轍作墓表云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出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

輩出至於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進封仙遊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於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為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為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為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為鳳州以章獻太后姻

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為人蒙正嘗薦於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為永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為開封士曹雍邱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為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為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

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口爭者日至公為立規約訟遂止雖為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閱人鮮手佻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佻以獲仕進其始為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佻仕至諫議大夫號為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恟懼時方口守公領州事陰為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於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為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

為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於府府為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為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槐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於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僕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敝衣負水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為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為府中掾公

帥寮舊嫁之罷知衡州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人見血衣草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他人此為姦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為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二十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大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於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為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啟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蒞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

記其為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為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於鄉其後見公於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於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為鄉所擯曰是何名為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絃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為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二十二

漢文石印社代印

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為動以律令為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為者力為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為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

元祐三年表

渙子子明東坡嘗題其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遊者蟆頤山佚道士歌謳而飲

黃魯直跋老道士為東坡從叔

蘇慎言孫汝楫登進士第

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

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

三蕉葉矣

據東坡尺牘  
父啟子明為□□□□

其五葉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為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魏了翁曰余歸自靖叔明訪予山居言論風旨斂浮歸實進道未已嗚呼世家搖落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敬懋之

蘇洵字明允宋史本傳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土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二十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

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直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

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也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

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鯨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而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

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先遺孝昭孝

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大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

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内同起居寢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祀鄉賢祠

蘇軾字子瞻宋史本傳眉州眉山人生十歲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言如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

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判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平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

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凡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

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為力慶厯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厯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

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

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有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陸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

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涓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

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淞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錢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

苗放□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均及隣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北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

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 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

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

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讎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軾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

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出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鬥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三十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白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盧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未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使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

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阻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湏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湏是知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印賜銀緋遷中書

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

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略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宿鎖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

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舊志作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軍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三十六

漢文石印社代印

為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縉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必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

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後造堰牐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朝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隄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

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嶺鑿嶺六十五文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

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

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并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使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

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治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

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

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率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師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

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四十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祀鄉賢祠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湏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源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

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籥節筆箋箭

史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  
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  
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頑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  
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  
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  
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  
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  
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  
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

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  
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  
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  
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按舊志雜記載叔黨宣和年乙未以暴疾卒鎮陽行道中年五  
十有二見晁以道所作墓志又引王清明揮塵錄云靖康中叔  
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為賊所脅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  
乎吾即其子也肯隨若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  
年代先後差異待考然據揮塵錄所載死事較墓誌特詳其氣  
節已可概見至宋人議其附梁師成妻死為服緦麻云云顧略

其大節考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甯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甯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為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談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竟毀為諂事師

成此助洛攻蜀者之言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表伯長清容集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其知言哉

蘇伯達名邁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學問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鄰幾雜志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

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慮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

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

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忘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

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徙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

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輒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輒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輒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為新格輒言進士

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

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砮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

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車舟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合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甯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源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

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辨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

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足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朝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

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湏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

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

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太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贓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

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書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

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泊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醕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

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甯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甯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

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卷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

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淳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

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桃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湏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厯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

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

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火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

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

宗聽政決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甯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賓遺老自作傳萬

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孫六簡策子遲籀範子适筠築子遜說子轍有六元老子子廷軾從孫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部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五十六

漢文石印社代印

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溼山超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溼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並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祕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

使為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嘆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於時祀鄉賢祠史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五十七

漢文石印社代印

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蘇祠之金史本傳初名宗之避諱改轍五世孫故祖東坡穎濱叔黨俱葬邳城之小峨眉山世皆居許昌嗣之幼喪父母白氏年三十餘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微聞兄嫂竊議改醮白氏泣曰我聞世祖在宋文章節義有名乃欲使我失身乎牽車徑歸自是非有大故輒不往來嘗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壁間圖黃州龍川故事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教子成立為汴京廂官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白氏拜辭像

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即自縊於旁室年七十餘家人并屋焚之據此蘇氏後疑皆居許明蜀人李克嗣巡撫河南修邾城墓取後人之在杭者是杭亦有蘇氏後

蘇文斌妻件氏子虎明大學士李東陽子由告身後跋云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件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攜虎持誥懇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件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件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為之裝飾張誣為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懇輒遣人遮止之後件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五十八

漢文石印社代印

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宏治十三年過廬州為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攜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是蘇氏之後又有在安徽者又蘇學者見明余成

助眉山蘇氏祀田記謂於江津持所藏東坡小像來辨其手翰考其譜系則穎濱後云

劉渤州人初任溫江修建學校元符中詔求直言上書辨宣仁太后之誣及司馬光之枉乞用范純仁蘇轍斥退章惇蔡卞呂惠卿蔡京改提舉河北路常平尋坐元祐黨籍

任伋州人與兄孜並知名穎濱有黃州師中庵記云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

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又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五十九

漢文石印社代印

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師中子仲微蘇軾嘗贈以閱世堂詩云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真驥種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井在記此王粲宅

任伯雨宋史本傳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

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東溼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

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并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并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傅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

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六十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甯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傅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三歸宣仁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啟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

章追貶章惇蔡京邢恕黃履明者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祀鄉賢祠

蔡卞傳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祥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

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

任盡言字元受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申先之子著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罕傳嘗於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啟專言秦檜之惡其略云請言曠古之奸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鵷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持富貴之壘斷豈子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

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  
斲棺遂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  
愧其祖矣

史炤州人博古能文蘇氏弟兄以師事之著通鑑釋文三十卷  
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  
饒之為人而舉其議論嘗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  
作佐郎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皆亡之惟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  
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其文不存見蘇軾命過補作思  
子臺賦序弟沆舉進士

桂堂州人熙甯中守威州時霸康保壩二州交惡堂自攜牛酒會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六十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二首長諭以禍福乃降

朱台符宋史本傳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賦舉拔萃歷度支判官  
卒於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  
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  
尺晷成一賦淳化三年進士登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  
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祕書丞知浚儀縣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  
拙梁顥同知貢舉俄以京府舊僚擢太常博士出為京西轉運副  
使時北邊為梗台符上言曰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  
數為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脩好歷代經營斯為良策至於秦  
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

鑒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闕防寧謐府庫充溢信深得制禦之道也幽薊之地實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螳斧拒轍用稽靈誅重興弔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肆兇鋒殺略軍民攻拔城砦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為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阻歡盟乃為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瞻給賞賜不可勝數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受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渥澤非所以

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禫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為宜於此時赦契丹罪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辨說之士為一介使以嗣位服除脩好鄰國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計之力有不足志欲歸嚮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躉之咸平二年春旱詔求直言台符上書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慎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奏入優詔褒答入為鹽鐵判官改判戶

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鄭文寶為陝西轉運  
或言其張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賜金紫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  
刻碎為舉職與楊覃聯事覃頗欲因仍舊貫台符則更革煩擾議  
事違戾交相掎奏以不協聞命御史視其狀九月徙台符知郢州  
覃知徐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  
四十二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贈錢二十萬台符好學敏於屬  
辭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公佐及台符弟昌符大中祥符中舉  
進士廷試並得第五人初昌符登科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上因  
言台符有文學及著述可採甚嗟悼之公佐卒又以次子壽隆試  
將作監主簿昌符為屯田員外郎祀鄉賢祠

家愿宋史本傳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厯嘉祐間與從兄安國  
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  
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甯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  
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  
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  
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  
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家愿未及知  
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  
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  
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

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  
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  
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  
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  
報崇甯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  
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  
年孛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  
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啟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  
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  
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

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  
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  
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  
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  
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  
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  
以賜愿同郡楊恂丹稜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  
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  
五等其書以火不存祀鄉賢祠  
家大酉愿曾孫舉進士初授昭化縣主簿吳曦叛蜀大酉不受其

招淳祐中侍講經筵畏官工部侍郎與宰相吏嵩之論不合罷去  
大酉為人方直雖遭遇數奇所守不變卒諡文節祀鄉賢祠

蘇軾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家退翁名定國兄弟復禮名安國俱勤國從兄東坡子

由及退翁兄弟少時皆從學眉州劉微之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

上拾紫青事既喜違願天或不假齡今如圖中鶴俛仰在一庭  
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入破朱絃微莫聽西南正春  
早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見靈雨零我無謫仙句待詔沉  
香亭空騎內廐馬天仗隨雲駟竟無絲毫補眷焉誰汝令永愧  
舊山叟憑君寄丁寧 蘇轍送家定國朝奉西歸我懷同門友  
勢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六十七

漢文石印社代印

齡仕宦守鄉國出入奉家庭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  
高趣衆耳昏未聽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強包裹齒髮  
坐凋零晚春首歸路朱幡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駟長  
歎或垂涕平反知有令此樂無已亡雖達終不甯 蘇軾送家  
安國教授歸成都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  
終典刑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  
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湏煩凌雲手  
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初聞編簡香稍覺鋒鏑  
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修翎嗚呼應澥律飛舞集虞廷吾儕便  
歸老亦足慰餘齡

楊孟容州人累官至淮安軍治平間與濮議不合熙甯間議新法又不合元祐中乞致仕哲宗書清潔二字賜之

巢谷宋史本傳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甯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

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矣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

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唐庚讀巢元修傳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遊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謇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蘇軾大寒步至東坡贈巢元修巢三元即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牀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赧我頰聊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六十九

漢文石印社代印

復濡子脣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程仁霸蘇軾外曾祖軾記其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菹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

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住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五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程之邵宋史本傳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甯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

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為屬聽其所為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為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為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為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強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大甯井鹽為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

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給曰遺火有主藏吏  
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  
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  
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  
為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  
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事屯兵行邊  
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  
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蘇軾送程七表弟知泗州軾母成國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  
姪弟一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  
第第七即之邵字懿叔 江湖不在眼塵土生滿顏繫舟靖洛尾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烟鬢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  
間使君如天馬朝燕暮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聊當出  
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赤子視萬類流萍  
閱人寰但使此可人餘事真茅菅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  
赴夔州運判與子甥舅氏推頽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  
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  
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  
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歲  
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懿叔  
長兄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

姿流落瘴江浦浮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裊笑問散  
花女我觀解語花粉色如黃土一言破千偈况爾初不語可憐  
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鷗鴉櫓江邊閒草木閑  
客當為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  
願君一作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煖鴻北翥表  
弟程德儒生日懿叔仲兄仗下千官散紫庭微聞偶語說蘇程長身  
自昔傳甥舊壽骨遙知是弟兄公自注予與君皆壽骨貫耳班  
列中多指予二人不問而知其  
為中也曾活萬人寧望報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  
髮他年幾個迎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懿叔兄炯炯明珠照雙璧  
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我時與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七十二

漢文石印社代印

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  
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  
未解千憂集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生風謝刀筆我正含毫紫  
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  
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蘇轍送表弟程之元知楚  
州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客舍復  
相從語極長歛歛青衫奉朝謁白髮驚晨梳百年不堪把一樽  
歡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淮南早已久疲民食田蔬詔  
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要湏賢使君均此積歲儲徑乘兩槳去  
不待五馬車別離難重陳勞徠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

歟又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戲別送君守  
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憐君喜為吏臨行  
不歎歎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  
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  
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嫗何煩短轅  
車君船繫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據穎濱詩似程

六即之  
元待考

程建用楊堯咨皆眉州人幼時與東坡子由同在學舍值大雨聯  
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蓋楊云夏雨淒涼似秋東坡云有客高  
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建用字彝仲元豐間知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中江政尚清簡案無留牘嘗作書寄子瞻記山川狀風物寫情景  
邑之名勝如在几案間學識才行有大過人者

吳周才字季成眉山人能刻意教子黃庭堅為之作記云智術能  
籠羣狙以朝三暮四用人人莫能得其要領其居輒能長雄其等  
夷初欲以鐵冶致萬金乃去而以詩書發身既而治功且敗且成  
如是二十餘年照鏡見白髮則自歎曰吾其訖於此乎因刻意教  
其子不愛金錢聚書聘士與其子築居金箱浩之盤中為屋百楹  
將老焉犍為之俗謂江之灤水為浩季成之所卜築在山阿江船  
之上下金箱者見其柏表不見其屋鱗鱗也因書盤谷之歌遺之  
李成之老於金箱其子力以詩書顯乎皆觀是篇可以得意又季

成教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過則以鞭撻隨之山谷與書曰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乎手抄王荆公學記遺之嚴可眉山人國士也聞山谷僦居叙南徒步往訪焉相與抵掌談笑至論列古今是非成敗愈久不壓臨別山谷乎書座右一銘以贈之俾歸以遺子椿椿雖少骨格亦不凡也

王宿州人與同郡李由頤程之才楊明家愿楊恂楊千鈞賈敏中史彭年孫會家度史欽家德基家翰劉剛楊實張孺史勵節史移中家寧史書言張繻史勤李故成彪費易等二十五人俱元符時上書入黨籍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四

漢文石印社代印

任諒州人幼孤力學舉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能前知郭藥師必反嘗為懷州新學碑徽宗見之歎曰真文士也祀鄉賢祠

王箴州人蘇軾妻弟蘇過作墓碑云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佶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濶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留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勺一言為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時始得

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途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為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

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自繼乃始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為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遊為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

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間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刀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鑪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顥闕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間嘗有不能於季孟間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肯束帶見督郵彼何人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六

漢文石印社代印

哉慶源服其語即謝病去為西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尚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奈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七筋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志也後四年先妣即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為詩文公有子哉

先光皆登進士  
第以詩文名

附東坡送行詩

錢自注仲天賦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

仲君豈弟

多學王子清修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騫海角煩君  
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三人一旦  
同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更欲留君  
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髯舅淒然為余遠致  
殷勤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光泛新春又元直既  
歸東坡訊候書云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  
起居何如耶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中弄水挑菜便過一  
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  
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七

漢文石印社代印

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  
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  
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楊 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為藥肆以自給貧者賴之以生不可  
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  
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  
子為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為詳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  
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  
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響  
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楊氏築堂以旌之屬里人蘇過記其事

見斜

師維藩州人為全州文學精于春秋徽宗時興太學國子司業高  
閱言建學之始宜崇老成以誘掖後進乃以維藩薦詔除國子學  
錄

王賞州人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意出知利州  
賞為文師蘇軾有玉臺集子稱學問該洽初除直祕閣知龍州有  
美政後為吏部郎中嘗撰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

史守道州人字孟博通春秋登進士第官廸功郎致仕歸里所著  
博齋集春秋通會等書行於世

楊椿字省元州人舉省試第一累任憲節甚有風績後以不附秦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七十八

漢文石印社代印

檜被斥紹興末始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卒謚文  
安祀鄉賢祠

丹鉛雜錄載楊椿戒諭諸將文云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  
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為社  
稷下為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  
衛父兄追廉蘭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  
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  
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

石正行州人淳熙中登進士力學不倦尤工於書得黃庭堅筆法  
自號笑齋有文集曰毫芒集

孫昭遠宋史本傳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為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督其進且檄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還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七十九

漢文石印社代印

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字文价州人登進士第官給事中與李燾同朝孝宗嘗召對謂有古直臣風燾病上遣价傳旨問病增損燾因叩時事勉以忠蓋他日上復謂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冠篇不謂其止此

程堂字公明州人舉進士為駕部郎中畫竹宗文與可出湖州之

門者獨公明入室

孫汝聽州人紹興進士作眉州志修成都古今前後記六十卷  
劉焯州人贊讀恭王邸權尚書禮部侍郎光宗以太子尹臨安焯  
為判官兼少尹佐政諸貴不便出為湖北轉運判官知靜江府平  
李接之亂

史堯弼字唐英李文簡

十八歲

為眉解魁時堯弼為第二人方十四

歲人疑其文未工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  
堯弼得建字即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饒曹  
子建後為張魏公客不幸早世事見周公謹浩然齋雅談

王慶長眉山人有蜀都賦辨魏了翁為之跋云後唐張不立嘗為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八十

漢文石印社代印

詩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言至本朝張  
次公序蜀檣杌天覺送凌戡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辨數者也忠  
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狂  
圖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辨蜀都賦蓋  
不專為蜀辨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闕 功於名教  
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辨今猶今辨昔焉  
史次秦宋史本傳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  
延固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  
附子傅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次秦為曦所招即命  
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

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附傳楊震

楊震傳

楊震仲字季孟汝南平輿人也少為名士舉孝廉入仕後為太尉  
進士震第知閩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  
亦被檄謀於震仲名震檄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為西蜀第一州  
且首從其招則可死郡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  
以有母在末則可死郡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  
急小棺足矣仲終飲不州都司機口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  
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不州都司機口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  
其言斂而真於蕭寺闔郡為之流涕

家坤翁州人景定三年知撫州約己剔蠹重纂圖經民稱頌之

家鉉翁宋史本傳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八十一

漢文石印社代印

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  
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  
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  
加縛文天祥詩序云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  
祈請於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  
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  
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  
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  
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  
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

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文天祥聞鉉翁不書降元劄子事賦詩云山河四塞盡甌金藝祖高宗實鑑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搖手庭中號獨 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又聞則堂介堅奉表北庭欲見北主陳說為趙存一脈因表以詩云廷諍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為情程嬰存趙真公志 賴有忠良壯此行

史用之州人出處未詳崇德廟碑文乃其所撰立論純正典則又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八十二

漢文石印社代印

長壽鳳山之麓有石刻讀書二大字傍識云端平三年鶴山魏了翁赴召過樂温為史子用之作其賢可知

元 趙茂元眉山人虞集送歸鄉序云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存者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門戶相望互為婚媾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

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一巡檄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忽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以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丹楊公遺文將從官下並其家集刻之此志誠至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欲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明

張鑑州人洪武末任監察御史陝西左參議在官以才幹稱

左經州人洪武中任興山教諭博通經史人稱左五經蜀士有聲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 列士

八十三

漢文石印社代印

者多出其門所著有武昌集行於世祀鄉賢祠

張添祿州人永樂間任監察御史每按部能振揚風紀陞廣西左

參政旬宣有方民甚德之祀鄉賢祠

譙明州人任御史巡按廣東鋤治豪猾廉介剛直改按雲南雪冤

婦安撫苗夷邊宇甯戢祀鄉賢祠

張愈嚴州人由刑部郎出守南康當兵變之後勞心撫恤卒於官

士民號泣祠祀名宦祀鄉賢祠

袁襲袁州人由進士嘉靖間任袁州知府樸質清修禮士愛民藹

然冬日時嚴嵩當國不肯阿附歷任江使副使

張景賢愈嚴之孫備兵洞庭解散羣盜又禦倭於狼山大捷世宗

賜金帛擢至右僉都御史以不合時相去位詩文書法俱妙絕一時祀鄉賢祠

張允孚州人少孤母韓性嚴正妻王氏以微忤年餘不敢近允孚順慈口絕迹闔闔久之感動姑婦如初弟允恆稚弱悉推祖業之俾勵學成名宰靈壁時每得俸以強半奉母因以贍恆居里激揚後學拯危困鄉民化之奉為典型

趙良華眉州人官南京戶部郎中嘉靖二年作丹稜縣修學記云丹稜表尹考績之秋適學之落成也教諭柳君尚文訓導羅君維唐君盛乃命兩生請記於予予進兩生謂之曰學之在可考矣古學在宋遷於治平四年則劉屯田已記之今學在我朝重新於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八十四

漢文石印社代印

正德十四年則張大巡又記之古今記有不同均之為學也古記汪洋雄健不可尚矣今記博雅平實亦已詳矣今予復請予記無乃剿同其說而傷於複乎兩生曰是不然至德不孤善言必再況聖謨洋洋新廟翼翼其規模制度二記有未盡載者如文會堂萃秀亭二所又表侯經畫之以激勸於後之英俊者是獨不可一言再記乎予韙之而嘆袁侯之賢斯堂斯亭之建誠有補於教化深矣蓋士之所以挺拔而出類者為其秀也為其文也文乃詩書禮樂五經百家載道之具發而黼黻圭璋治化者皆是也秀乃天地山川靈祕之氣洩而鍾奇產瑞於人者皆是也秀欲萃萃其秀則吾身不小於天地天地不大於吾身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是也文欲會會其文則出入古今終日有儆戒之益表裏人物羣居無非僻之干孔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也噫萃斯秀也會斯文也皆吾儒第一等事如此而為人如此而為士如此而隱如此而顯所以修身所以齊家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此也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子歸而求之丹稜諸先哲如楊朝請則以清勵名如唐承議則以文章名如劉忠介則以死節名如李文簡父子則以學術勲望名是孰道之而孰使之然哉皆是氣所磅礴而是文所霑濡也其又極則士希賢也賢希聖也聖希天也亦皆吾儒分內事而是氣是文為之根柢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兩生唯唯遂記之亦不嫌於複也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八十五

漢文石印社代印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走斬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鐵脚板也登皞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着履行滕止及脛率以為常獻賊據成都遣偽將狄三品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田原上盡殺之又搜戮四鄉居民登皞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執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驅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立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

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偽為投順者迎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攻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乃遁去於是眉之多悅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為鐵勝賊聞之不敢逼口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喜定向成攻亦起師拒賊有衆五千欲節轄登皞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皞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皞之庇思其功咸稱鐵脚板云成攻既殺登皞駐兵石佛站修木城鑿壕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以死其黨乃平

丹稜彭遵泗傳

眉山縣志

卷十人物志一列士

八十六

漢文石印社代印

徐宗道明末武舉特贈總兵先世自楚宦蜀寓瀘州後同父朝獻遷眉東永壽鄉天馬山為人饒膽略兩目赤素與里人石禿禿友禿禿性强忍夙以勇稱嘗避賊叢草下羣馬踐其顛膚裂不為動創平髮禿鄉里壯之故名今子孫繁當獻賊據蜀遣狄三品屠眉陳登皞率衆據醴泉河拒之賊屢敗不得逞日於河東搜山捕野鄉人罹其鋒刃血膏原野宗道奮起聚同里精壯與賊抗賊來則戰賊去則耕宗道有異力嘗夜出遇賊空拳拔樹擊之賊驚退自是不敢逼復多方設疑林中布旗鼓謬為聲應盡心防禦一鄉賴保全今子孫繁衍

前志失載茲據同治間廩生周維鉞傳及徐氏族譜補記之